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少師楊公一品四考序

高皇帝做周官法專任六卿乃若太宰統百官大司馬馭諸將其任較重迄今十世率有賴於柱石之臣然太宰務在守文大司馬則兼用武者也守文必操正義用武必操權宜兩者皆難而兼之則尤難矣太宰楊公事　肅皇帝歷大司馬若干年嘉靖末乃進太宰其後　先帝召故太宰視大司馬事秩如初

上在亮陰首召太宰還天官視事尋自天官上一品四考　上命有司舉例以聞　明興二百餘年六卿一品四考則自今太宰始先臣馬端肅直以三考而被異數今太宰不啻過之　上以爲然　賜秩視端肅等公三辭而後受　命則自少傅進少師夫端肅尊　先朝名實炳然烈矣時承平久海内若將去兵一旦邊事興端肅以言兵顯是益難耳自庚戌不戒虜入郊關　肅皇帝自禁中疾視之操下益急於是燕代並建督府直以要領捍京師建鉞授人人將失色顧代告急則公在代燕告急則公在燕若鮮右衛

之圍卻大水峪之犯則出九死而收一捷夫非震業之功邪凡百勳勞猶籍籍在邊人口壘家方盜國柄邇官邪意不便公將有所中公出則督府入則本兵東南奉倭西北奉虜正色而立納臣子卒寢其謀人謂公繫安危如郭汾陽決勝如裴晉國審幾如狄梁公此一時也旣而多口為政曲學代興簧鼓人心蕘聽無辨重以尅核太至睚眦不忘由是比周進矣公入太宰觀人必概諸躬行羣口狺狺俟其自定或將有所擇憾率義格不行人言公持大體如丙吉砥中流如陶侃又一時也虜酋內附納貢請封言者紛紛

卒以為不可廷議待公而決乃趣召公公至條列內
備諸便宜與議遂定比年諸虜納欵歲省邊餉不貲
人言公決策如張子房善斷如杜如晦又一時也往
者用人猶潮汐耳一朝失柄輙籍其所推轂者一洗
之雖有賢良亦將不免頃之執政攝宰某于甲伺而
乘人養交報讐直為豪舉公還太宰去其太甚勿問
其餘於是人人自堅幸得及于寬政人言公不亂亦
曹相國不為已甚如司馬端明又一時也即公在事
又其時屢遷要以率履平康壹歸乎正直不茹不吐
與時咸宜則其難之難者已乃今位太宰進少師以

一品而歷　三朝登四考一時勲伐聞望宜莫如公
顧夙夜愈益兢兢務以身先有位鞠躬屏息雖甚寒
暑不衰昔人所謂有事君之小心公無忝矣凡諸功
用則其緒餘此有由本也夫月挾辰爲歲歲挾辰爲
紀寒暑相禪動靜相竭終始相巡公以四考計之則
一紀周矣其間用武者什七守文者什三慮在四方
一何勞也天胙明德　主少而國無疑百官總已聽
公務一德以尊　天子公由此更始利在守文濟濟
師師蓋將不勞而治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何讓焉
且公諸子具文武才傾海内士若督學使者若執金

吾鴻漸翩翩裒然首舉公以文武許國公子壹以文武承家古有世臣使之長保社稷若漢周氏韋氏是已公所謂世濟其美惡用歲計爲哉往余守尚書郎幸得爲公司馬屬吏乃今入佐司馬會公旣遷于時左司馬攝事部中善余言就諸郎語少師公功在勲府勞在程書太半心力在本兵訏謨在疆場即公遂太宰吾黨不可無言公雅善右司馬有辭翁籍其言以待命余自知言之無當也亦諸郎固辭公旣不輟擧譚公代大司馬譚公至諸郎述余言質之譚公曰嘻夫非一人之言公言也其勒之帛他日以待太常

諸郎敬諾

送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萬安朱公致仕南歸序

朱公守大司空者九年例得通考進秩公先期請老再疏許之　上多大司空故治河治陵功且質成與行會乃特加太子太保得乘傳行在公可謂善始善終君臣之義得矣諸薦紳意不可公去竊竊然慕之昔太保奭以周公留則輔少主興周室周召于斯爲烈迄今誦之不衰　今上天授聖明在事率用公之屬公第勿去夫非君奭也與哉浩然而莫之挽求舊謂何耳先是將作多事縣官不支公受事以來獨持

當否積庫金以百萬計官府擧無間言時而正枘時而削觚惡可以口舌爭也自今或彼爲政孰不波流如使其舍所欲而從公家必多扞格斥般倕而求善其事其誰習之公不可去章章矣不佞聞之唯唯誠如諸薦紳之言要以善始善終則君臣之義得矣人臣不貴任職貴不自功不患不得君而患不行其志業已委質而事君敢不服勤朝而計功夕而闓澤甚者見卵而求旦不稼而取壥得之則呫呫不得則快快此患得者之所爲務非夫也抑或得君而事依依若將終身寧伏官下而待期無寧退而家食寧希儻

死而蒙不韙無寧保身完名夫豈有胷而無心殆亦
患失者之所必至也　上方以正人心爲務必自朝
廷以及百官乃今濟濟師師亦既有樹矣藉令乘時
旅進比及非夫官邪滋彰其何以爲民正大臣爲羣
臣之表宜莫如公公勞苦而功高位出孤卿之上歷
九年所一旦委而去之　天子修水土功特降異數
賜琬授節丞丞然務厚其終無亦旌其不施直將以
表有位公樹身自下其中如不勝衣失得不入于其
心偉哉丈夫事也下明其節上稱其施下之不伐其
功上之不違其志君臣上下之大義其在斯乎彼月

要歲會則有司存積事程功綜核未務挈其廣狹惡論尊天爲哉公起而謝曰衡聞事君如事天臣道也功成名遂身退天道也天不以生生而廢收藏人臣不以匪躬而廢休老即衡不敢不竭餘力則又惡敢違天得謝幸矣

送張太史奉使歸寧爲壽序

天子歲遣使分封同姓率命文學侍從之臣益自分國以來世有令德重以五世之穆視諸近屬最親上二年大宗伯請封益於是簡儒臣可使益者則以張太史行同郡卿士十餘輩相與祖送於國門之外

太史逡巡請曰　上不以元不類幸而使元元父母始杖於鄉期與行會即元無敢宿　君命庶幾獲及堂下之觴敢徼恩于故郡山岳之靈願乞諸君子一言爲父母壽於時鄉大夫咸以齒長不佞屬不佞宣言夫禮行於鄉必有合語古之燕饗必稱詩太史以詩發家請以是胥命諸君子於是公車之士以少者先相與語曰士受命於親執儒術以事明主幸而遇之合孰不欲于其親親見之顧白首紛如鮮克相遇即遇矣或不逮其親藉第令逮其親殆亦屢有存者新都以文獻著斐然與鄒魯同風其在於今蔚爲首善

里絃戶誦佔畢欷歔然而蓬累戴笠簦肩相摩趾相
錯也其間遇合而仕殆及百家要以具父母被顯名
曾不能以什一往太史在東觀會有 詔覃恩比入
官輒得封其父母視太史秩乃今奉 璽書以往豈
不煌煌乎哉請歌釆菽之三章介太史為壽太史再
拜謝曰諸君子以 天子之命而重吾親元敢不拜
君之賜諸郎語曰我 國家以文治興諸執政率由
國史起士掛一職高跱交戟之間儼然班三事而肩
隨之至貴倨矣昔在 孝武程公唐公起郡中其後
餘五十年始有代興者太史從二三君子後獨稱少

年至其具父毋被顯名視二三君子備矣無所不順之謂備太史有焉請歌天保之首章介太史爲壽詩云史再拜謝曰元薄於德胡畢厚之足云借曰得天則天貺吾親耳敢不拜天之明貺諸近侍語曰昔在成周之世靡不治平使臣急王事而後私家不遑父毋此四牡之所爲作也學士至今誦之　今天子停蹕懿親發重使以脩世及之禮分土於社授節於廷所至若奉乘輿以行臣民莫不蒲伏東面而立諸侯王之上以　天子之命命之國人覲使者如覲至尊一何重也太史方載路晃過里門上壽如期旬日具舉

此非有所徵召殆天授之符與周人由是而違親太史由是而歸養則所遭之奇也往贄善公嘗使益矣歸而無所承歡司馬公有事簡書會親年偕老有懷不寐此其所遘不逮太史明矣太史幸哉請歌出車之首章介太史爲壽太史再拜謝曰元自　天子所來于舍中郎從事無賢而岵屺之望不孤矣諸君子以是爲天幸敢拜寵靈不佞起曰太史顯親揚名卒有味乎諸君子之言矣乃今　少主躬行孝養上加虞帝而師文王執政未艾而秉國成父母咸在　君相孳孳務以孝治天下夫非天下之孝也與哉昔人

有言大孝不匱雖博施而後可以言不匱彼其勞力不與焉大臣慮四方則博施不匱者之所有事也然必先蒿目而知疾苦由是愼慮而順施之謀度咨諏則使者事異日者慮周而施博胥此耳太史行乎哉請歌皇華之二章介太史爲壽太史再拜謝曰司馬以使職命元元何敢讓使元不失其職幸然得父毋驩司馬之教也敬聞命矣

送直指劉使君歸覲爲壽序

往不佞聞大司馬譚公大司空朱公推轂當世士輒首劉使君使君故守北部合中名籍籍起會 上初

即位詔封比部父母視尚書郎於是使君父稱比部公母李稱安人矣頃之比部拜御史則　上參其材云兩公之言曰　明興百年王文成公倡道東越其後鄒文莊公響應而起著江以西使君王父師文成歸爲教父比部公世其業則又師文莊嘗有槩於中得當文莊甚于時及門之士凡數十百悉稱明齋先生居常程督使君務引於正義及使君舉進士以狀聞嗃嗃猶故也遺書曰吾家四世受經迄孺子之身歷百年所樹國者積百年可與禮樂樹木者積百年可庇馬牛孺子席先世百年之澤幸以身顯名勉之

顧自樹何如耳及使君除比部以狀聞啗啗猶故也遺書曰有道之世士之耻者兩端其一貧且賤也其一穀也孺子幸得免於貧賤安用穀爲於是使君扼腕明時直欲以其身當事公聞而戒之曰古之君子務求仁不務求名臨大事而必慊於心仁者之所爲務也藉令急人知而名去仁遠矣世未有去仁而成名者即名至將焉用之孺子不覩之射乎詭遇而獲則小人正巳而後發則有的仁者如射殆非虛言哉事而爲名高則詭遇之屬也使君唯唯日奉其言以周旋言必中聲行必中慮則皆刑公之教也居數月

上命御史按遼東於是公安人春秋始耆使君抵不佞一言爲壽不佞敬諾則謂使君公絕不以使君貴而貶嚴其嗃嗃猶故耳有如使君面公安人所公且庭詰使君自京師五宿達遼東柰何輕數千里歸子舍 天子持三尺授御史使之狩方岳而慶讓諸侯彼中疆事紛紛幸有大捷吏民日望御史至奉 天子威德而紀綱之若所以來徒依依內顧耳 君命者何也使君謦折庭下則何以應之使君避席曰固然臺行迫不知所對請受命不佞敬諾則謂使君比部公雅言求仁第述所聞以對君子惟求仁之爲務

宜莫急於仁親謂之曰仁則天地萬物猶吾一體乃若一體而分者惡能若是恝哉自臺起家於茲五稔即父母燠寒疴癢寔不相聞如是急君命而遺親不仁而不可爲也使君不失對公安人不失驩由是而酌之三祝之三使君可以藉口矣始酌祝曰胥雅之勞使臣也必念其父母而恤其不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使臣之私卒若此臺幸得待罪使者尤幸得修一日之養以奉高堂上而封章下而黼斧麟麟炳炳煜耀戶庭使臺得須臾奉父母驩　君之賜也再酌祝曰吾家以經術爲鎡基累四世閱百年而始有稜

夫以臺之不肖安敢望大父行幸而穫之則先世之遺也三酌祝曰自狶韋氏波及於今滔滔愈下高者取節卑者取容雖其用志不同其爲曲學均也大人脩文成文莊之業著爲訓言大爲之坊毋使從下流而滋甚即臺不迪猶或知所嚮方揆厥所原則先正先生之教也祝已第鞠跽而請曰往臺筮仕若爲郎大人諄諄誨之不置御史視諸郎其職愈重遼東視諸部其用事愈難大人第面命之臺其奉此以往抑千里如在膝下庶幾不違咫尺者與使君聞而喜曰善哉此臺之上願也司馬無甚高論實獲我心遂然

不佞之言以告譚公且歸告朱公於故郡

贈王少府序

王處士善家大人乃少府亦以通家善不佞少府故籍胄子數困有司中年而得嶧丞蓋念之深矣嘗世官人之途五胄子居四焉首則進士起家次者鄉舉次歲貢士出經術進則三者以爲差此無論材其資視胄子爲厚胄子而下率以刀筆發身即其術不備其所事事則吏事也無論資已其材視胄子爲周胄子資薄而或詘於材如之何其足以參三而殿五也逆億者謂是故入資而今收責惡用是積著者爲哉

即有哥棄弗收矣宗賢非敢自棄孰能諒吾將有樹也而葑菲之邪吾欲爲不廉胡然而狐裘也胡然而羔袖也吾安能爲不廉吾欲爲廉胡然而部婁也胡然而松栢也吾安能爲廉司馬其癡我矣不佞曰否官人不必擇類要之宜民當官不必席資要之仗節頭自 世祖三途並進廣厲臣工天網所該奚翅三面乃今內亞旅而外岳牧豈盡發軔公車即堇堇百一見之其路廓而未塞往不佞歷四國備三監屬視旁求猶恐有失即一掾良一掾進矣今之耽耽者具在曾何置闈于橋門且也士之廉猶女之貞也女貞

不字寧以遲歸而不有躬邪於是少府然不徐今言
斤斤務矜取舍所部以爲不欲檄攝館陶曹司所居
館陶雅以謌謌取重顧獨多少府既代而贈之言部
使者殿最諸司禮少府加一等其後用事者代行縣
老少府而目攝之是何閉積著以自封獨廢私覿會
新按部者入其間卒不見知尋量移王官乘橐歸矣
少府故不問家人產歸休而減故饒有子用卿受少
府易近今猶困子舍少府者而有客無所着先期東
游且謝客邑人謂少府阨矣始奉處士之命不爲積
著也者而爲儒既用司馬之言不爲積著也者而爲

廉吏顧邑中紛紛起曹子不脫穎而出則捆載而歸少府何槩槩也不佞削之曰固也治有汚隆宦有巧拙治隆則巧者拙拙者工不則反是往不佞以拙贊少府直將爲之求工少府槩槩固宜巧者之計得矣今上卒卒吏治治主其隆此以拙終彼以巧終莫之致詰揆諸天道所謂大時不齊非與昔張廷尉以貲爲郎其卒也持平天下即少府安能望廷尉不亦庶幾乎長者哉彼巳嗇夫則令巧宦之屬也漢文之治不隆於今少府之倍明時則天限之耳廷尉得矣其時不有賈生乎生建治平之策絀宣室之知何其

絳卒之流落不偶困於長沙夫以少府而隸賈生不可同日語矣均之過主均之出爲王官即百世無能釋憤賈生何論少府然而少府者賈生故無年才非其敵而齒過之天難諶矣雖然天道猶張弓也下者舉之不足者補之寒暑往來其度不忒即少府堅氷及履庸詎知用卿不爲陽春乎少府趣歸子舍且爲容羞矣

送江文學擢陝州序

凡民之有生也親則父毋尊則師中古縣方國而備官師令父毋也博士師也令以程書治民博士以功

令屬士政教各用其職矣孔門謀國旣富而教加焉
善足民者莫如漢文猶不遑教故善始則政爲急善
終則教爲難得百里而令之則政可以兼教藉令振
鐸境內褎若弗聞儼然倚席一談曾不半至學宮鞠
爲茂草其能教者幾何且也諸博士什九起澤宮率
中年以上奉檄就舍四壁立而無徒旬日一揖上官
退則于于而臥一旦而授之事猶之乎角弓始稅于
弢弛而不張張則折矣其或發身甲乙即跬步多前
塗甲者自負善賁望宮墻猶傳舍亡論已乙者年力
未艾敏學可以相成脫令令佔俾而受章程寧詎能

無不利何以故不習故也江文學並往乃得績溪其裂地僉於子男而孤卿代起亦一隩區也文學既至多士靡然嚮風會兩令君先後徙官所部以文學攝令其俗懁急獄訟故煩重以經野令嚴聚訟析析四起文學則攘以援閭史平法以援士師四境翕而儛之安所得文學以興民治不期月而釋事欣欣得士庶心諸弟子則曰夫子以教爲政政良而益知教之良諸父老則曰君故閎儒其斯以儒術飾吏治諸弟子帥諸父老將乞不佞一言而碑之庭不佞唯唯應之既而否否夫文學之待舉亦猶處子之待年其在

公官婉婉然惟四教是務時而代主中饋宜若不供
如將以是多之殆非處子事也文學旦夕還矣胥後
圖居一年文學進陝州學正於是諸弟子帥諸父老
申疇昔之言則又以主爵脩文學功品有四首旅六
曹次旅六館次佐郡次長民乃今文學以政教擅場
猶然在泮　縣官方開賢路甲乙同升顧獨歾文學
而老其師何說也竊惟人有息女莫不願爲之有家
然非媒氏不知名非佳耦不受幣非六禮具不字非
冕而親迎不行使徒耽耽好逑無用苛禮殆非所以
厚別宗廟之謂何浸假得善仕而急成名僅當六禮

之乎耳夫卵而翼其何能晨故文學猶之貞女也十
年乃字猶懼不嫺諸弟二諸父老則其私人即協其
期猶懼不夙主爵則家丈人也必其期至禮至猶懼
不虔由是授祚恒於斯著代恒於斯宗廟嚴矣未也
自甲迄丙朞月耳奄忽及之文學行且與計偕率緣
經術鄉用內之論思獻納外之聯比拊循宜無不可
豈直治邑假須之助乎哉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蓋謂
此也猶未也陝州為周召所分治君奭之遺愛在焉
鵲巢騶虞越諸絃誦文學往矣第入其境思其人儼
然旦暮遇之其教則文教也其治則文治也召南之

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此文學之詩也文學故以
家學顯猶在姬姜比受衿鞶一在新都一在陝又明
年三周在御乃始受綏由此而受介福嗣徽音婦順
於是乎明章矣文學行乎哉

送鄭太守蕭公入覲序

漢列郡置守相大率視古諸侯其後相沿迄今大備
郡太守以二千石侯境內無問甲兵錢穀刑獄悉主
之貳以郡司馬職甲兵參以郡司農職錢穀而司理
奉三尺職獄訟之平綱紀相維故列郡治列郡畢治
則海內寧矣其在外服則方伯司錢穀統吏民[illegible]司

司刑獄飭戎馬申之以分部董之以專成儼然四向
臨之列郡謹守而已獨畿內諸郡得専達權不分太
守兼方伯監司諸大夫若在分部體統益尊矣此及
三歲諸大夫各舉其成而質之太守太守舉諸大夫
之成而質之朝此有虞氏之所以覲諸侯禮至今不
廢　上初受質詔太宰御史大夫舉庶司卓異召見
東朝越三年當再獻質而太守蕭公自新都治行諸
大夫閔公以王事獨勞無繇負羈絏先五馬將效駕
則就下走徵辭以贈僕夫下走避席曰太守公以入
計行非自爲計也蓋舉三歲之會而獻之　天子之

庭諸大夫之所以程功者具是矣下走請無聞其詳也願槩言之於是丁次公滕席曰某待罪兵司馬之屬也新都四塞以爲固保界崇山比年伏莽於隣振金穴爲利間者揭竿以入吾境覆婺躪休間歲出故道三治兵使者出矣頃復襲突阻白晝掠矚民家所部則以戍者屬倅車程督日急且干掫往往告急而新法愈苛凡此皆吾責也公至議踐更戍者察非常寇再薄境而奪先聲相戒而遁部署鄉閭守望擊柝、伯聞議盜當大辟者八人棄之市於是羣不逞辟易列邑不復以患盜聞乃令疆事平使某庶無得罪

司馬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計邪徐李公曰某待罪租庸司農之屬也新都郡山谷中僅當東吳一大縣緣江以上賦倍他郡有差任土養民歲不足以支三月餘月皆待哺於轉轂無宿舂糧公徧立常平倉往歲饑而不害乃今歲穰戶下下皆有儲徵租如期無復逋負郡中百一以未富外視殷殷尚方賦繒三萬七千緡無所出公不問編戶搜筦庫可出者當之乃今僅科最使某庶無得罪司農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計邪舒少公曰某待罪士師廷尉之屬也郡故多獄獄多留三老患之久矣故踰月獄則一歲之蓄亡終歲

獄則三年之蓄亡此其戔戔者也藉出不意家乃立亡獄何可留也余遥受境外之役曾不得少休暇親爰書賴公在郡中有如雷電明罰折獄片言無留朝以入不終朝夕以入不越宿使民庶幾無訟而某無得罪於庶民者則公以也於某何討邪下走唯唯曰善乎諸大夫有而不居善則稱長庶幾乎虞庭之揖讓也顧太守公若諸大夫之善為政夫人皆能言之諸大夫善事太守公而公善諸大夫滋甚則亦夫人皆能言之矣寧詎知交相善者固善政之所由來矣乎古者同國而治諸大夫分職而相諸侯其分則君

臣也乃今同郡而治諸大夫分曹而相顧太守其分則兄弟也制之以君臣則分定而不相越比之以兄弟則分軋而或相猶故四海可爲兄弟而不令交相爲瘉疏則易合戚則易携人情也次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籍者也猶兄弟也季公少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鄉者也猶兄弟也軋矣顧郡之有太守也猶主器之有長子也當室之有伯兄也此不君而尊者也諸大夫猶之乎支子介弟其容以親軋義乎故諸大夫宗公不啻長子奉公不啻伯兄善矣乃太守公則亦推赤心而望諸大夫之腹怡怡然弟之圖難則先登

遇獲則推轂無論已郡故多事往往日力不遑公日出視事事畢不及日中則帥諸大夫出近郊省耕問俗旣罷田畯謝老更則相與據便坐出壺飧諸大夫舉旅行酬遞相勞旅出旅入都人士望之猶鴈行也豈不綽綽乎令兄弟哉長者易事而長長者易知政不煩而舉矣故治郡之難非民治之難也亦非獲上之難也僚友兄弟信且悅爲難此有由始也兄弟者吾親之所自出也友兄弟而悅之則尊親也庶官者吾君之所自出也友同官而信之則尊君也世未有孝而不友恭而不和者也惟孝友于兄弟則家政與

協恭和衷則國政懋故曰善政之所由來也諸大夫曰善公行矣國有君子何以贊公嗟乎王陵龔遂爲人漢所謂長者循吏顧奉詔皆失對卒顧左丞相而藉王先生有如　上御東朝召計吏進新都太守問錢穀刑獄幾何捕盜賊幾何太守跽而前其應如響恐在其不給太守汲汲諸大夫而不忘厥職卒然而問業已燭照而數計之非直其才足多也公行矣藉令召對不假顧諸大夫即下走可當王先生不能從無所贊公矣

太守徐公上計序

歲十一月朔太守公帥列邑大夫以上計行既戒朝車列邑請具車徒以代乘傳太守公不可慎毋以行役勤吾民於是謀一言以代贈車且屬不佞夫郡邑之相維也若綱紀其風行也若于喁公行而諸大夫從不佞何敢緩頰諸大夫申言曰公積勞於外入而不施功蓋境內出而不伐吾儕下吏其何能贊一辭古者以民譽論官言出司馬而信無讓也於是不佞更僕而悉數曰敝郡侘境外而稱饒楞中已甚司會之示江歲責無羨餘公至而悉去其羸入不當出甚者歲祿所入筦庫職之不及合贖刑所入守藏職之不

及庭旅幣入則麾之不及門部門入則知無所用之不及境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廉矣得公什二矣不佞曰未也郡人糊口四方務廣結納以覊理則南國多口以比隣則東省多材此皆厚援朝發夕至公至而竿牘罕至至若閭閻訟者待命嘉石毋敢借交程藝者待命宮墻毋敢干澤罪人待命桁楊毋敢撓法貪夫待命彈射毋敢取容雖喙之長何庸三尺厚援携矣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公矣得公什五矣不佞曰未也郡非無善政之患政患多門民非不終訟之難訟難持久夫以多門而主持久其不能於奔命也

者幾希余觀訟者始入公庭惴惴耳或次且或囁嚅及其對簿公降詞色而導之言提提耳或披赤心或質白日得當而出衎衎耳逡巡耳或發氣或捫心兩造既陳片言可折隱者見鷦螟之睫深者見象罔之珠辟者辟衷者衷顧不自知其何繇察也獄辭既具牘無留行脫有神姦莫爲之魃良民之所以無懼者胥此也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明矣得公什七矣不佞曰未也郡故喜鬭公爲之繩以事批彊梁郡故喜游公爲之械博塞狗州里郡故多外虞公爲之繕三關扼要害郡故多內寇公爲之儆閈門柝警于掫乃今

臥孰生耳臥犬生氂千里安枕久矣諸大夫其謂公
何哉曰能矣得公什全矣不佞又曰未也廉能公明
得公之跡則庶幾矣請質其心昔在有虞益之儆舜
者辨矣其言曰罔違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
從巳之欲夫咈民從巳無不道大焉儆者猶然後之
然則違道干譽者其尤也故廉能公明四者具足優
優乎無所咈無所從非直公能諸良二千石近之矣
抑或以激為貞以苦為節以姑息為愛以驩虞為仁
以選蠕為從容以模稜為長厚此贏而彼詘則右詘
而左贏明知其贏即百直不直也鄉一而楚八則左

鄒而右楚明知其楚直將以一而服人焉即譽曰輿
其爲不道則均耳吾郡之視五方其謠俗較異細民
故多不逞時有忮心巨室惟得免爲兢兢故多不競
乃公提之若衡持之若水終不以賈譽而倍平道近
今上而直者不替下而曲者不淩公無容心也始公
未及下車舊令尹之政赫然矣或憚公過張公既下
車務與編戶休息久之則平易可近而革面者生心
或又虞其過弛乃公該以天綱不用命者入之公無
容心也要以無溢喜無溢怒喜怒皆得其儕不吐剛
不茹柔而壹禀於平康正直其於道無違矣民樂將

爲避之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有味乎司馬之言公
得尚於中行矣名不虛立士不虛附理有固然者司
馬知公請以是推轂不佞唯唯

太函集卷之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邑大夫李君侯上計序

上八年諸內史君藩臬郡邑大夫當入計先是歲十一月朔李君侯自歙治行吾黨謂邑人之得君侯有如武城之得宰君侯之得司馬有如宰之得澹臺滅明古之贈行者以言司馬於是乎言矣昔在周誥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夫邦君古之有土千人今爲郡邑大夫故郡邑皆以地得民而

邑視郡爲尤近上之宣布德意加惠元元下之周悉
民艱與之休息故子民如父母者惟邑大夫邑莫非
民其類區以別矣鉅則巨室細則細民巨室即所謂
大家固庶民之綱紀也長民者同視而一體故曰齊
民今之大家邑不多有其在閭右則鉅之屬也其在
閭左則細之屬也他邑率閭右爲牢牢閭左而魚肉
之懼將不饜孰敢致詰其曹遽廬視令豺虎嚴大家
甚者鬩周澤不行格厲禁不止假令右右而左左民
其無如此其病在大家者也歙故嚴邑其人褊心乃
若負盛氣務上人羣不逞滋甚閭右且循牆而走幸

無及其斪斪遂令齮齕日張脂韋日仆故剛不在右柔不在左如將茹此而吐彼若在焚溺益熱益深此其病在庶民者也李君侯至則察土俗體羣情引三尺若從繩曲直各歸其當法在左則左法在右則右一成而不可渝於是境内稱平比閭如出一口人言君侯善爲政者五請得而槩舉其凡邑故訟者盈庭大都以閒先入不入則機格入則法亡君侯直巳而明聽之無所用閒以故法不撓民訟不煩一也邑故征輸無藝上務樽節而下困誅求君侯置櫝於庭令編戸得自輸之櫝習見閭閻情狀詢民疾苦而紓之

非直入無羨餘大者歲賦不耗二也比年奉　詔鑄錢積穀有司率坐因循君侯主鼓鑄務流通民間得以錢爲幣則又倣常平以廣積貯爲之期會而周視之知天之天錢穀不匱三也邑故患盜君侯捕渠首而棄市曹且嚴守望以備非常戒博塞以吏淵藪比者民得帖席盜賊不滋四也君侯以文學飾吏治文學弟子斐然嚮風公暇則聚族而程其能不啻師帥諸儒生挾筴就試者無慮千人不竽牘借貲則徑賫賈勇君侯屏諸彊有力推轂者諸市猾無敢狗行入爲姦洗舊弊而一新之士習由之不貳五也夫是五

者善矣然而民訟之弭吾不謂公夫人而能公也歲賦之盈吾不謂察夫人而能察也倂錢穀不謂惠屏盜賊不謂彊夫人而能惠也彊也端士習不謂敏夫人而能敏也惟茲閭右不必左閭左不必右其斯謂君侯乎善之善者也夫平天下者壹稟於正心彼其辟在閭左吾爲之高其手而右之吾賈吾譽焉爾衷在閭右吾爲之下其手而左之吾避吾嫌焉爾時而賈譽時而避嫌不在民矣以此語正何論華戎以此語乎何論霄壤平平蕩蕩無黨無偏本三德以建中則乎康正直者之能事也故以正致平惟君侯能爾

君侯居邑再期矣業已操其平而達邑中即吾黨莫非
大家舉於是乎心悅而誠服由是操吾邑之平以達
王在此行也　上初即位首下明詔以正人心今茲
受列邑之成吾歙直將以治平舉首　上方與海内
更始議久任以需治成君侯之為政也新必終惠吾
歙由斯底績即古循良何讓焉異日有如徵爲第求
直言宜必自歙始推此而放諸天下何患不平何者
天下者一邑之積爾上之三事九列猶大家也下之
百司庶府猶庶民也顧尊卑有序則體統正體統正
則朝廷尊此國體也今之在上者不亢則貶貶則日

替在下者不隨則軋軋則日陵卒之其本在下其末在上綱紀倒置國體之謂何藉令君侯入侍　天子左右尚安事陵他日晉三事都九列而上之尚安事貶正人心持國體其在斯乎疇昔豐城有劒其光射斗牛之墟君侯新發于硎則豐城産也所部交譽君侯籍甚具在薦書茲北面質成　天子聽焉顧矣由是澤首一吷批族若解牛則皆游刃地也不亦恢恢乎哉君侯且行吾黨述不佞之言以告御者

送郡司農徐相君入叅京兆序

大司農掌邦計以阜萬民故曰計相　明倣漢置郡

守相掌郡計者則郡司農昔在胡元以猾道賦中國高皇帝用夏而反之正法堯舜而什一之迄今故額相仍經費過當度支量入為出其勢不得不取盈而海內襲承平蕃生息游民末利齋用日踰時詘舉贏公私俱困重以市恩干譽弛而不張一旦取盈其勢不得不告匱下之以不勝告匱不恤則殘上之以不給取盈不應則慢無兩可者也夫以郡之徵發期會秋毫率倚辦於縣大夫令事守如婦事姑嚴矣相君猶之乎姑道也其體則同顧色厲則勃谿色莊則倒置郡司農藉於事任倫於寵靈藉者易僨倫者易撓

視治兵治獄不相與謀此其大氐也昔稱同官爲僚
宜若兄弟守相名位鱗次瑕釁易生且傾撓在列邑
且然尚安論守故郡相以治兵顯者什六以治獄顯
者什九以治粟顯者曾不能什二三此其大氐也徐
相君起家信州始受檄佐吾郡一見知其長者宜必
善事長宜吏民比及下車奉法循理催科不及杼柚
法網不及淵魚閭不及門賈不及市余既家食諸縣
大夫若諸父老舉欣欣得相君諸父老則曰相君長
者是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民諸縣大夫則曰相君
長者是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屬相君三事二千石

政人人殊或以亢直或以疏通君以不阿不激得之卒無所失今太守公惇大明作不旬月而相得愈深嘗曰夫夫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吏民吾何幸以一命之長長長者往年人　賀奏程書　上最之徙入京兆於是諸君侯大夫若諸父老遍過東郭語余境內方得澗君胡爲乎徙京兆令議可以佐百姓者莫如久任良有司相君亦越三年非甚久也即一考輒徙良者謂二三何且京兆之視新都不爲不重顧掌計無改於其職佐郡無改於其官即重京兆而後新都何汲汲也余聞之唯唯諸君侯若諸父老豈謂京

兆昜與乎乃今服倅車承䡅轂皦然若依日月赫然

若薄雷霆卽踞蹢踵輪猶然懼將失足遠多譽近多

懼其謂是與且也三選七遷故多豪舉五侯七貴故

多恣睢陵邑區分犬牙相制故多彊項內史之體貌

尊矣猶之大宗世胄庶孽不得以爲昆故多閱牆要

以昜傾昜撓視畿甸列郡什倍之信非相君不可良

弓良冶必先箕裘語曰三年有成相君過之矣如陟

明必將以九載無嘗食采爲賢乎主爵者固當爲首

善擇人毋若此拘拘也諸縣大夫皆曰善則以相君

行有日矣吾儕下吏計無以代車人之車願徼司馬

一言內之行李余惟相君之行也太守公贈有言諸父老歌有頌惡用不佞為哉惟是對諸君侯君諸父老之言則不佞將為相君嚆矢其言具在不識得一當相君其末邪相君儼然曰某無狀待罪一方賴二三君子推輓之幸無得罪諸大夫若諸父老今且往司馬儼然命之其將壹以遇諸大夫者遇諸大夫遇諸父老者遇諸父老庶幾乎免矣第京兆尹尊貴其畢畢無敢干澤於下流必獲上而後可以治吏民是用大懼司馬何以振之嘻余習京兆尹金公久矣公雅以儒行著豈不恂恂長者哉是宜得相君相君往

矣

送方思善移隨州序

余自結髮事鄉大夫晚得思善而相胏腑及思善以脩辭著余避先鳴鄉大夫顧謂二姓代興亦猶秦晉匹也余抵多口飾我者率歸罪於辭竊惟自弱而登彊自百里而登九列歷仕滋久乃始不容罪在負乘辭於何有思善始以討吏入朝坐宇下操戈者下請室稍遷留署坐同舍郎徙隨州仕未及十年爵未過五品雖有睚眦一何耽耽以此而較疾遲視余加阨矣余習慢慆求多者惡能諒其無他彼或耳視而毛

舉之則言責在賴　主上明聖言三至不行兩君子
願得思善而甘心若風馬牛宜不相及卒行其間不
深詆則量移故其屬辭彌工受忌彌歷辭無當於罪
罟罪是之由虎豹來田皆是物也乃思善早服重積
出其緒餘以爲辭希有有若騶虞何論炳蔚令之皮
相者獨以此而惎思善不亦鋭乎且也思善恥爲名
高居嘗歎然自下即其操行犖犖何意近名純白備
而不居安事絣組顧涉世之塗狹矣循墻猶難爲趨
早視或以爲深高視或以爲亢與之言或以爲揚巳
示之默或以爲絶人時而異或以爲跱孤高跱而同

或以爲毀汙瀆進退罪也即跬步將安施乎要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不怨得之不得曰有命故不憂進退無常綽綽乎裕矣隨故楚地楚有屈原賈誼其人不得而抱憤終焉是皆已甚雖嫺于辭而重以姱節難以概諸中庸周公仲尼曾不免避流言而慍羣小然終不以其故貶聖屈賈何望焉思善高二氏之風行且旦暮遇之矣乃所願則學周公仲尼之道隨其如思善何隨季梁雖良得少師而益顯藉令少師在願以雲夢優之亦將曰是善爲季梁地也

送郡丞丁次公遷大理太守序

高皇帝混一宇內列服而疆理之甸及荒並置守相惟畿輔悉得專達視內史同本之居重馭輕則以近取重即遠在荒服猶然地醜律齊要以一視同仁無用五等爲也　今上三計羣吏務久任以責成功諸方伯部中莫不寧壹何論畿輔　上三載丁相君來貳新都自乙迄庚凡六年所計畢而拜大理受檄且行郡守徐使君擁朝車還計無及於東門之餞先期而遺書郡司農李相君司理舒相君所願借口於不佞先五馬而推轂之竊惟正德以還仕如轉轂大都日計工而歲計拙其飾吏治者三敏者以捷乘

人彊者以猛集事達者以詭遹方三而有一焉上下獲矣藉第令持久其智不能不窮何以故欲速故也君侯之貳新都也徐徐耳不捷而至油油耳不厲而威悃悃耳察察耳不詭而獲其始至也都人士灑然曰儒者哉君侯金口而木舌再歲而民服三歲而民依於是憮然曰仁者哉君侯蒿目而薰心比及政成不言而化都人士喁喁然相告曰長者哉君侯慎終如始矣二三大夫之得事君侯也一見而起敬再而親三而慕既聞遷秩未去而懷其言曰郡丞故多賢而兩君子最著楊以易直党以廉平第往參焉難為

鼎足由兩君子之後君侯兼之乃若皭然不滓未嘗以矯示廉挺然不回未嘗以訐示直得失不入於其心未嘗以赫赫示譽嫺於辭令未嘗以斌斌示能郡自有貳以迄於今君侯無兩古之善爲國者大者五年小者七年蓋必久於其治而治成君侯歷幾矣即有長者使非假之日至安可襲取乎哉諸相君曰次公由結執而補新都先後十有二年矣斯其遲而又久者也畿輔方急良二千石宜莫如次公滇郡西南去中國踔遠無寧以是郡次公也不佞避席曰　上方廣厲官常加惠黔首始患不久久患不徹既久且

徼猶患不遠乃今三計羣吏務久任以責成功近悅遠懷治有徵矣滇則西南一都會也大理爲股肱郡以形勝甲域中聞絕域間有不庭其類滋大茲以君侯爲守殆將修文德以綏遠人漢吏多循良則龔黃稱首跡其漸民化俗率由長者得之君侯以長者特聞由是而可相可守可邇可遠可爲勃海可爲頴川抑亦無施而不可矣篤近而舉遠其在斯乎相君又曰當世議久任以責成功無遠邇一也次公行矣相去萬里而遙如必久任以責成功惡用獨賢以勞次公也不佞曰否人臣各用其職爾詎敢絜遠邇較遲

速哉上之得當主知超不爲躐下之待行吾志久不爲淹如將擇地而程期則張博望班定遠非夫也相君曰固也昔在西蜀得文翁而文教始興　今天子守在四夷莫不賓服即得張博望班定遠安所用之夫質勝則濟之以文文勝則救之以質次公質有其文者也顧南國之文勝矣居然以質救之彼中視南國若徑庭質不能不勝次公行矣無寧濟之以文吾儕願次公爲文翁毋爲張博望班定遠不佞曰諾

送王中丞移鎮上谷序

國初虜集河朔則急河朔而出督府分置中丞已而

集雲中上谷則急雲中上谷而出督府分置中丞薊
門隸京師故中丞獨修圻內治爾庚戌不戒虜㳺郊
關　太上聰焉而備薊門視諸邊急矣于時特建督
府而以彊事責中丞大司馬歲發九邊三輔戍更之
士戍之大司農歲出數十百萬緡餉之即有不虞在
事者坐其急可知也往譚襄敏公以督府顯山東劉
公關西楊公皆自中丞進督府迭代之不使奉　詔
行邊則二三君子在事時春陵王相如守治兵使者
部署密雲無何春陵以中丞代關西躡乎踵督府後
矣夫既規隨畫一則又相與張既息飭未周比及三

年彊事大治即雜虜竊發虜中縛有罪者欵薊門益自二祖以來未之前睹也會上谷吳中丞進西督府則徙春陵代之薊門諸將士皇皇莫知所出聚族而叩都護獨奈何奪我中丞語彊理則京師視邊鄙爲尊語要害則元首視肩背爲重語相乘則境內需督府爲便語相得則行間繫中丞爲深徙以上谷故而徙中丞詩矣都護述其言以告不佞且謀所以贈春陵行不佞旣得請歸何敢言四方事顧宿昔從事邦政即畎畝不敢忘矧春陵之居薊門不佞竊嘗惟斆之矣古之善謀國者必因時而議地利必因地利

而議人官地利有宜何可常也人官有能能者惟所
用之耳何者雍洛更王晉楚更霸時異則地異咸相
與推移請以邊地概言之東則遼東距東虜虜衆而
不彊西則雲中上谷距西虜虜最彊邇就羈縻通貢
市矣又西則河朔三邊距河東西諸虜虜故彊久浸
弱乃今亦且張矣薊門去虜差遠則以天險而臂京
師故疇昔議邊薊門董董彼一時也國家創庚戌事
舉全力以奉薊門議兵則兵議餉則餉由督府中丞
以及治兵使者由都護以及材官莫不擇可而任之
不任輙傳之罪凡諸吏士夙夜慺懼幸勿干司馬法

遺　主上東顧憂此一時也自襄敏首事山東關西若春陵諸君子善其後以圖成乃今亭障如雲餉師如雨火攻利器如雷如霆迄今十年虜不敢覘薊門而遺一矢藉令守其畫一則後事者有餘師又一時也虜酋故壁雲中其悍子壁上谷頃自近關大入幸一染指而飽薊門日惟薊門爲眈眈其視雲中上谷差後彼一時也自雲中受款諸酋畢請爲臣胡越一家徹防罷戍即諸邊釁皆得檄酋長而詰所由此一時也顧貢市通矣歲額不得不踰虜使入邊邊人不得不聳司馬法在中外共之法不得不撓虜酋耄矣

假令一旦先朝露則卻慮不得不周故右虜則左吾人右吾人則左虜無兩可者也且也德不覩兵安不忘戰乃今講武則戎心貳偃之則邊事危無兩可者也制常勝銷未萌固今日事又一時也今之用事率由兩端主戰守者利用張主招徠者利用弛乃若不茹不吐一弛一張此仲山甫之所以佐中興亦猶乎行文武之道也顧高明則已疏沉潛則已細兩者不相為用其孰能兼之如其疏若天網細若秋毫參和不偏歸乎正直則舂陵其人誠不可一日去薊門顧上谷非其人不可耳往者貢市之議晉楚於越寔董

其成三人者一體而同功相繼踐本兵都督府矣春陵之在東略虜業已慕恩澤憚威名茲以其身砥遮之於虜何有昔在行役不佞竊採末議願治精兵數萬懸衡薊門上谷之間有急則左右折衝即有渝盟則乘勝逐北無不可者襄敏善余策而春陵若都護亦咸與聞時以
少主踐祚初人臣何敢輒議征伐乃今
主上春秋長矣顧猶孳孳問疆場詰戎兵第不佞家食有年襄敏奄忽即世閫以外惟春陵若都護在焉故議日可見之行春陵勉矣于是使者述不佞之言告都護都護則以告春陵諸將士聞之喜相

告也吾儕不幸而失司馬大不幸而失中丞顧司馬方以社稷之伐倚辦中丞非直瘠薊門而腴上谷也如其言信吾儕猶有望焉

送方嗣宗入南太學序

方在宥三舉子季者嗣宗嗣宗及吾門恂恂爾叩其所就業亦既斌斌喪考而祥弁三赦矣　縣官方急功令非繭栗不以牲吾語嗣宗疇能以三尺喙而爭鷇食於是應　詔入太學受業大司成嗟乎嗣宗以國士鳴而首唶于鄉校乘風而徙徙而之南其將託于國子乎國子天下士也嗣宗旦暮千古寧詎能薄

天下士而急先民行矣嗣宗唯唯使弟子而游河伯無寧游百谷王古稱太學爲賢士之關當關者啓而出次胥後令又次者及晨嗣宗脫扃而行無庸待次藉令出王游衍明旦與俱矢直砥平利攸往矣抑或經伏戎漏亡命亦將冒繻而由此塗出抱關何居郎待次者視彼猶賢故君子審嚮方也嗣宗唯唯幷行不更駕端行不改轅弟子勉矣在宥故以諸生著中年而業成均超宗受父書守諸生如故嗣宗且往其將後父而先兄善爲之後必盛而傳善爲之先必跡而達則中而才也者之所有事也嗣宗唯唯先君子

待二孤而瞑二孤寧能以一日忘比年伯任其勞以佚予季幸矣乃今聚徒六館無慮三千進而膝席退而負墻紛如也浸假以刀布嫁當世而終不能張世業爲矜黌卒以非夫則吾豈敢其知交壯乎其言之也則計程而贈之言蓋自歙浦而達秦淮爍然備矣超宗謂二三子甘言也翩翩然啖以游觀有如志在扶摇惡用翩翩爲也請以司馬法言爲之嚆矢從之

郡司理舒相君遷比部序

舒相君由春秋起家出爲吾郡司理　上方嚮吏治務久任以責成功新都得相君舉欣欣然言新令便

相君壹以經術治獄惡惡短而善善長如得其情諸
小辟遊從末減其在大辟無赦猶閔焉恤之顧不察
九淵吞舟不漏不程九罭關說不行甚者剛截尾跋
狼胡勿恤也于是所部率倚之聽直諸旁郡邑率就
之質成蓋自乙及庚凡六年自御史中丞及行部御
史凡什數薦矣是歲　詔徵良有司之最者始閩相
君第高第中都人士德相君舉欣欣然言新令便及
比部之　命下莫不勃然而駭悚然而疑言人人殊
各以其黨君子之言曰相君胡比部也自　天子堅
久任之令勞視疇昔倍𥨊之相君以積勞擅場即徵一

人必相君也乃今比部矣高第之謂何假令以國馬齒鴈行誰爲上駟相君胡比部也小人之言曰相君胡不比部也往者梗陽于政直將首覆而足冠當事者從吏之獄具矣至相君而議始格梗陽卒伏其辜櫝而宣言今日之爰書在相君他日之徽書在主者卒之其言信矣夫譽言以水投石者也毀言以石投水者也以故匹夫之口賢於交譽者咫尺之書相君胡不比部也不佞竊謂楚失而齊未得則藉亡是公爲之解紛公等薄比部邪抑亦爽新令而矜失人爾世儒論治猥云任德不任刑治莫盛于唐虞固宜純

任德矣舜命皐陶作士不啻三五中令之至其命稷命契命夷命夔未嘗爲此數數然也大禹資適逢世遂以平成尸首功乃若推轂皐陶津津乎不容口雖有虞風動顧獨以從欲多皐陶由斯以談刑不後矣今上孳孳勑法思得循理無害者持天下之平幸而民協于中由此其選春秋刑書也司理以經術治獄四境之內稱平庶幾哉吾郡之皐陶矣執箕裘往其爲弓治必良即邁種不可與幾要亦皐陶之徒也當宁修有虞之治誠得以皐陶也者而官之使在言責則以昌言而爲贊襄使在官守則以象刑而爲明

名惟上所用之爾比部奉三尺法視諸赫赫者無寵靈要以簿責五辭衡提兩造下之肺石畢達上之膏澤畢宣任職而職修入官而官治斯其無負矣相君行乎哉語曰大德不官則相君事大信不約其新令之謂與浸假而置高第絕不失一倅車浸假而循故資絕不失一郎署相君第以肆夏行矣焉往而不宜公等不薄皐陶無寧薄比部為也太守徐公旣然不佞則進都人士面諭之吾聞同官為僚同心為友吾幸相視莫逆寔獲其心君方委質鑪錘之間惟其所命雖有六齊宜鍾鼎宜斧斤藉令歸冶氏為戈歸築

氏爲制則亦惟命寧能躍治而爲不祥司馬故善爲宜僚兩家之難解矣其半諾諾而退其半謣謣而有後言君侯以不二諒相君直共命而無所擇即比部何損不比部何加焉吾儕小人梗陽之計得矣故司理吳公晏公遜遷比部其後一徙門下一徙臺中公道既明久而不爽乃今水鑑具在願爲爽者一洗之司農李相君曰然三代之直道在斯民矣雖其持論不廣其好德則同即丘里之言勿廢可也

李令君課最馳封序

在今格諸進士始服官內則部寺諸司外則州郡守

相若縣令三年課最則封及其父母若室家夫部寺諸司日奉朝請而已州郡守相介乎上下之交屈首簿書折腰期會在所不免然猶得倚辦縣令事半而功倍之縣令令人而令于人弊弊焉役人之役直將以簿書爲寢食直將以期會爲翺翔甚者望塵而拜莫不上官萬目而憂莫不赤子此其焦勞胼胝其倍無央比及三年則部寺諸司什考什最州郡守相什則伍之其以縣最者什二三何堇堇也要以當事任職則內佚而外勞課績罣忽則內羸而外詘郎守相視令難易相懸冢宰持天下之衡則何以故有國者

爲閩重民爲民重令于是程功不得不核延賞不得不優其故也方內列邑以千計廣狹異域煩簡異程衝僻異區衷僻異俗第能據一善地什試什全參則殺半則中什可得七得五反是則難之難者也幸而全者什二三冢宰持天下之衡又何以故地重則民愈重民重則令愈重與其恩浮于力寧使力浮於恩愈重故也歙附郭爲上邑方三百里有奇廣而衝煩而僻四難具矣自縣官下久任之令而歙始得姚君所部行縣歷江南乃獨首歙三年課最得封其父母及室家又三年　召居禁掖歙人謂令君良父母

也加恩先其父毋有天道哉故歙視列邑爲獨難自

令易矣代者豐城李令君至脩成法布舊章守畫一

而酌時宜務便境內　上益綜核吏治不供命者法

之會旁郡邑倉穀多僞增尋見察于是司會取盈之

檄下歙亦不讐覓之則浸長奸急之則難卒辦是尤

難也歙故經費歲六百緡槩以中人之家用且不給

會司農裁冗之檄下歲損二百五十緡是尤難也歙

盜藪卒糾四方至逋逃則散而之四方卽得其渠莫

窮其黨會司馬連坐之檄下詰盜者且不能自堅是

尤難也令君會歲成毋借省歲費毋闌及民伐囮禁

博母伏戎嚴守望儆于擻母惰此其奉法以脩吏治視成事有加所部行縣歷江南乃獨首歙三年課最得封父萬清爲文林郎母萊生母何並以孺人貽君夫人聶則視二母封矣歙人謂令君良父母也三章先其父母有天道哉歙視近爲尤難令君不慚易而易矣　　璽書出丞簿從事帥諸父老從令君郊迎既宣布邑中丞簿從事帥諸父老前請賀令君避席曰玿奉邑無狀讓不及而慶及之重以恩辨私親是重玿不臣滋甚何賀也時太公方家食丞簿從事請馳將壽太公于家令君避席曰玿入官無能奉家大人

教乃令徼惠冢宰舉命逮其所生是將貽不令家大人瑲不子也何敢為家大人賀二三君兩不得請則就東郭而抵不佞道昆令君雅以有徽而信司馬言郎太公亦以令君故而慕司馬願得一言如惇史因令君而紹介太公嗟乎如使褻言為太公諛不佞非諛者也何必不佞如使正言為太公重則太公與令君交重矣何必不佞顧令君居是邦謬賢不佞不佞何敢無言夫虎始乳而氣食牛鳳始𪉊而音中律此有所由產也裘為冶箕為弓業不必良其習良矣此有所由授也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其卒用此與莫

非父也有子而岐嶷有子而膚敏有子而才美有子而居巍易爲父矣不則父難莫非父也時而疆教時而悅安時尊而不夷時親而不瀆易爲子矣不則子難禮有之知爲人子而後可以爲人父反觀之謂也雅聞太公之爲子也得處士之賢而父之惡在其不易顧所遭阨矣惡在其不難是故太公以獨子而排家難則難躬行力作左右處士起家則難處士有不得則起敬而曲盡其驩心則難有不寧則宵衣三月以俟勿藥則難太公任其難斯處士易爲父矣太公之爲父也得令君之賢而子之惡在其不易顧相觀

者日廣相求者日奢也惡在其不難是故舉子男四
必其皆能象太公賢也則難子四而毋三必其皆能
以孝爲友則難太公以布衣誦義務振人之窮乃今
僣爵而里居恃太公緩急者日益衆令君故受太公
戒即一介必矜旦暮取槖中裝焉得人人饜之也則
難太公任其難斯令君易爲子矣夫小孝用力中孝
用勞大孝不匱令君法太公之所爲父者而父吾邑
法太公之所以子令君者而子吾民不出家而教成
理固然也詩言錫類其斯爲不匱乎哉進之即什吾
邑百吾民令君恢恢乎無難矣天將大有造于歙則

太公作其始而藉手于令君天將爲欲答太公則令君厚其終而藉手于勳府帝天之命主于民者也果難邪抑易邪雖然此令君之首續太公之首封也異日者由禁掖而上不啻拾級而登遞考遞封九命具在曾不難於卷冕何論弁髦太公質行不佞將立傳傳之今不具載

太函集卷之五